

漁樵對問
晁氏儒言
上蔡先生語錄



15000

212
1

漁
樵
對
問

邵
雍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漁樵對問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漁樵對問

此據百川學海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漁樵對問

康節先生邵 雍 堯夫

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。樵者過之。弛檐息肩。坐于磐石之上。而問于漁者曰。魚可鉤取乎。曰然。曰。鉤非餌可乎。曰否。曰。非釣也。餌也。魚利食而見害。人利魚而蒙利。其利同也。其害異也。敢問何故。漁者曰。子樵者也。與吾異治。安得侵吾事乎。然亦可以爲子賦言之。彼之利。猶此之利也。彼之害。亦猶此之害也。子知其小。未知其大。魚之利食。吾亦利乎食也。魚之害食。吾亦害乎食也。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。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。不爲害。如是。則食之害也重。而鉤之害也輕。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。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。不爲害也。如是。則吾之害也重。魚之害也輕。以魚之一身。當人之一食。則魚之害多矣。以人之一身。當魚之一食。則人之害亦多矣。又安知釣乎。大江大海。則無易地之患焉。魚利乎水。人利乎陸。水與陸異。其利一也。魚害乎餌。人害乎財。餌與財異。其害一也。又何必分乎彼此哉。子之言。體也。獨不知用爾。樵者又問曰。魚可生食乎。曰。烹之可也。曰。必吾薪濟子之魚乎。曰。然。曰。吾知有用乎子矣。曰。然則子知子之薪。能濟吾之魚。不知子之薪。所以能濟吾之魚也。薪之能濟魚久矣。不待子而後知。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。則子之薪。雖積丘山。獨且柰何哉。樵者曰。願聞其方。曰。火生于動。水生于靜。動靜之相生。水火之相息。水火用也。草木體也。用生于利。體生于害。利害見乎情。體用隱乎性。一性一情。聖人能成子之薪。猶吾之魚。微火則皆

爲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。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。樵者曰：火之功大于薪，固已知之矣。敢問善灼物，何必待薪而後傳？漁者曰：薪，火之體也。火，薪之用也。火無體，待薪然後爲體。薪無用，待火然後爲用。是故凡有體之物，皆可焚之矣。曰：水有體乎？曰：然。曰：火能焚水乎？曰：火之性，能迎而不能隨。故滅水之體，能隨而不能迎。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，相息之謂也。曰：火之道生于用，亦有體乎？曰：火以用爲本，以體爲末。故動水以體爲本，以用爲末。故靜是火亦有體。水亦有用也。故能相濟又能相息。非獨水火則然。天下之事皆然。在乎用之何如爾。樵者曰：用可得聞乎？曰：可以意得者，物之性也。可以言傳者，物之情也。可以象求者，物之形也。可以數取者，物之體也。用也者，妙萬物爲言者也。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，曰：不可以言傳。則子惡得而知之乎？曰：吾所以得而知之者，固不能言傳。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，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。曰：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，則六經非言也耶？曰：時然後言，何言之有？樵者贊曰：天地之道備于人，萬物之道備于身。衆妙之道備于神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又何思何慮？吾而今而後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，不及子之門，則幾至于殆矣。乃析薪烹魚而食之，飫而論易。

漁者與樵者遊于伊水之上。漁者歎曰：熙熙乎萬物之多，而未始有雜。吾知遊乎天地之間，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。非子則吾孰與歸焉？樵者曰：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。漁者曰：無心者，無意之謂也。無意之意，不我物也。不我物，然後能物物。曰：何謂我？何謂物？曰：以我徇物，則我亦物也。以物徇我，則物亦我也。我物皆致，意由是明。天地亦萬物也。何天地之有焉？萬物亦天地也。何萬物之有焉？萬物亦我也。何萬

物之有焉。我亦萬物也。何我之有焉。何物不我。何我不物。如是則可以宰天地。可以司鬼神。而況於人乎。況於物乎。

樵者問漁者曰。天何依。曰。依乎地。地何附。曰。附乎天。曰。然則天地何依。何附。曰。自相依附。天依形。地附氣。其形也有涯。其氣也無涯。有無之相生。形氣之相息。終則有始。終始之間。其天地之所存乎。天以用爲本。以體爲末。地以體爲本。以用爲末。利用出入之謂神。名體有無之謂聖。唯神與聖。能參乎天地者也。小人則日用而不知。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。夫名也者。實之客也。利也者。害之主也。名生于不足。利喪于有餘。害生于有餘。實喪于不足。此理之常也。養身者。必以利。貪夫則以身徇利。故有害生焉。立身必以名。衆人則以身徇名。故有實喪焉。竊人之財。謂之盜。其始取之也。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敗露也。唯恐其多矣。夫賄之與贓。一物也。而兩名者。利與害故也。竊人之美。謂之微。其始取之也。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敗露也。唯恐其多矣。夫譽與毀。一事也。而兩名者。名與實故也。凡言朝者。萃名之所也。市者。聚利之地也。能不以爭處乎其間。雖一日九遷。一貨十倍。何害生實喪之有耶。是知爭也者。取利之端也。讓也者。趨名之本也。利至則害生。名與則實喪。利至名興。而無害生實喪之患。唯有德者能之。天依地。地附天。豈相遠哉。漁者謂樵者曰。天下將治。則人必尙行也。天下將亂。則人必尙言也。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。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。天下將治。則人必尙義也。天下將亂。則人必尙利也。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。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。三王尙行者也。五霸尙言者也。尙行者必入于義也。尙言者必入于利也。義利之相去。一何如是之

遠耶。是知言之于口。不若行之于身。行之于身。不若盡之于心。言之于口。人得而聞之。行之于身。人得而見之。盡之于心。神得而知之。人之聰明。猶不可欺。況神之聰明乎。是知無愧于口。不若無愧于身。無愧于身。不若無愧于心。無口過易。無身過難。無心過難。既無心過。何難之有。吁。安得無心過之人。與之語心哉。

漁者謂樵者曰。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。樵者曰。未也。願聞其方。漁者曰。夫所以謂之觀物者。非以目觀之也。非觀之以目。而觀之以心也。非觀之以心。而觀之以理也。天下之物。莫不有理焉。莫不有性焉。莫不有命焉。所以謂之理者。窮之而後可知也。所以謂之性者。盡之而後可知也。所以謂之命者。至之而後可知也。此三知者。天下之真知也。雖聖人無以過之也。而過之者。非所以謂之聖人也。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。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。雖然。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。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。雖然。水之能一萬物之形。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。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。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。所以謂之反觀者。不以我觀物也。不以我觀物者。以物觀物之謂也。既能以物觀物。又安有我於其間哉。是知我亦人也。人亦我也。我與人皆物也。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。其目無所不觀矣。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。其耳無所不聽矣。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。其口無所不言矣。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。其心無所不謀矣。夫天下之觀。其于見也。不亦廣乎。天下之聽。其于聞也。不亦遠乎。天下之言。其于論也。不亦高乎。天下之謀。其于樂也。不亦大乎。夫其見至廣。其聞至遠。其論至高。其樂至大。能爲至廣。至遠。至高。至大之事。而

中無一爲焉。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。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。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。非唯一時之天下。謂之至神至聖者乎。而千萬世之天下。謂之至神至聖者乎。過此以往。來之或知也已。

樵者問漁者曰。子以何道而得魚。曰。吾以六物具而得魚。曰。六物具也。豈由天乎。曰。具六物而得魚者。人也。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。非人也。樵者未達。請問其方。漁者曰。六物者。竿也。綸也。浮也。沉也。鈎也。餌也。一不具。則魚不可得。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。非人也。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。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。也是知具六物者。人也。得魚與不得魚者。天也。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。非天也。人也。

樵者曰。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。福可禱而求耶。求之而可得耶。敢問其所以。曰。語善惡者。人也。禍福者。天也。天道福善而禍淫。鬼神其能違天乎。自作之咎。固難逃已。天降之災。禍之奚益。脩德積善。君子常分。安有餘事於其間哉。樵者曰。有爲善而遇禍。有爲惡而獲福者。何也。漁者曰。有幸與不幸也。幸不幸。命也。當不當。分也。一命一分。人其逃乎。曰。何謂分。何謂命。曰。小人之遇福。非分也。有命也。當禍。分也。非命也。君子之遇禍。非分也。有命也。當福。分也。非命也。

漁者謂樵者曰。人之所謂親。莫如父子也。人之所謂疎。莫如路人也。利害在心。則父子過路。人遠矣。父子之道。天性也。利害猶或奪之。況非天性者乎。夫利害之移人。如是之深也。可不慎乎。路人之相逢。則過之。固無相害之心焉。無利害在前故也。有利害在前。則路人與父子。又奚擇焉。路人之能相交以義。又何況父子之親乎。夫義者。讓之本也。利者。爭之端也。讓則有仁。爭則有害。仁與害。何相去之遠也。堯舜。亦人也。

桀、紂、亦人也。人與人同。而仁與害異爾。仁因義而起。害因利而生。利不以義。則臣弑其君者有焉。子弑其父者有焉。豈若路人之相逢。一目而交。袂于中達者哉。

樵者謂漁者曰。吾嘗負薪矣。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。加十斤。則遂傷吾之身。敢問何故。漁者曰。樵則吾不知之矣。以吾之事觀之。則易地皆然。吾嘗釣而得大魚。與吾交戰。欲棄之。則不能捨。欲取之。則未能勝。終日而後獲。幾有沒溺之患矣。非直有身傷之患耶。魚與薪則異也。其貪而爲傷。則一也。百斤力分之內者。也。十斤力分之外者也。力分之外。雖一毫猶且爲害。而況十斤乎。吾之貪魚。亦何以異于子之貪薪乎。樵者嘆曰。吾而今而後。知量力而動者。智矣哉。

樵者謂漁者曰。子可謂知易之道矣。吾敢問。易有太極。太極何物也。曰。無爲之本也。太極生兩儀。兩儀天地之謂乎。曰。兩儀。天地之祖也。非止爲天地而已也。太極分而爲二。先得一爲一。後得一爲二。一二謂兩儀。曰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何物也。曰。大象謂陰陽剛柔。有陰陽。然後可以生天。有剛柔。然後可以生地。立功之本。於斯爲極。曰。四象生八卦。八卦何謂也。曰。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。迭相盛衰。終始於其間矣。因而重之。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。而易之道始備矣。

樵者問漁者曰。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。曰。先陽已盡。後陽始生。則天地始生之際。中則當日月初周之際。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。萬物死生。寒暑代謝。晝夜遷變。非此無以見之。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。變則通。則久。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。商旅不行。后不省方。順天故也。

樵者謂漁者曰。無妄。災也。敢問其故。曰。妄則欺也。得之必有禍。斯有妄也。順天而動。有禍及者。非禍也。災也。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。其荒也不亦禍乎。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。其荒也不亦災乎。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貴不妄也。

樵者問曰。姤何也。曰。姤。遇也。柔遇剛也。與夫正反。夫始逼壯。姤始遇壯。陰始遇陽。故稱姤焉。觀其姤。天地之心。亦可見矣。聖人以德化及此。罔有不昌。故象言施命告四方。履霜之慎。其在此也。

漁者謂樵者曰。春爲陽始。夏爲陽極。秋爲陰始。冬爲陰極。陽始則溫。陽極則熱。陰始則涼。陰極則寒。溫則生物。熱則長物。涼則收物。寒則殺物。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。其生萬物也亦然。

樵者問漁者曰。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。何以知其然耶。漁者對曰。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。耳能收萬物之聲。鼻能收萬物之氣。口能收萬物之味。聲色氣味者。萬物之體也。目耳鼻口者。萬人之用也。體無定用。惟變是用。用無定體。惟化是體。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。然則人亦物也。聖亦人也。有一物之物。有十物之物。有百物之物。有千物之物。有萬物之物。有億物之物。有兆物之物。生一一之物。當兆物之物者。豈非人乎。有一人之人。有十人之人。有百人之人。有千人之人。有萬人之人。有億人之人。有兆人之人。生一一之人。當兆人之人者。豈非聖乎。是知人也者。物之至者也。聖也者。人之至者也。物之至者。始得謂之物之物也。人之至者。始得謂之人之人也。夫物之至者。至物之謂也。而人之至者。至人之謂也。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。則非聖而何。人謂之不聖。則吾不信也。何哉。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。一身觀萬身。一物觀

萬物。一世觀萬世者焉。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。口代天言。手代天工。身代天事者焉。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。下盡地理。中盡物情。通照人事者焉。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。出入造化。進退今古。表裏人物者焉。噫。聖人者。非世世而效聖焉。吾不得而目見之也。雖然。吾不得而目見之。察其心。觀其跡。探其體。潛其用。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。人或告我曰。天地之外。別有天地萬物。異乎此天地萬物。則吾不得而知之。已。唯吾不得而知之也。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。凡言知者。謂其心得而知之也。言言者。謂其口得而言之也。既心尙不得而知之。口又惡得而言之乎。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。是謂妄知也。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。是謂妄言也。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。

漁者謂樵者曰。仲尼有言曰。殷因于夏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禮。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也。夫如是。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。億千萬世。皆可得而知之也。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。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。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。則已。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。則捨天地將奚之焉。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。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。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。則已。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。則捨動靜將奚之焉。夫一動一靜者。天地至妙者歟。夫一動一靜之間者。天地人至妙至妙者與。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。謂其行無轍跡也。故有言曰。予欲無言。又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其此之謂與。

漁者謂樵者曰。大哉權之與變乎。非聖人無以盡之。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。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。消長

時也。輕重事也。時有否泰。事有損益。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。奚由知變之所爲乎。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。奚由知權之所爲乎。運消長者。變也。處輕重者。權也。是知權之與變。聖人之一道耳。

樵者問漁者曰。人謂死而有知。有諸。曰。有之。曰。何以知其然。曰。以人知之。曰。何者。謂之人。曰。目耳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。謂之人心之靈。曰。神。膽之靈。曰。魄。脾之靈。曰。魂。脈之靈。曰。精。心之神。發乎目。則謂之視。脈之精。發乎耳。則謂之聽。脾之魂。發乎鼻。則謂之臭。膽之魄。發乎口。則謂之言。八者具備。然後謂之人。夫人也者。天地萬物之秀氣也。然而亦有中者。各求其類也。若全得人類。則謂之曰。全人之人。夫全類者。天地萬物之中氣也。謂之曰。全德之人也。全德之人者。人之人者也。夫人之人者。仁人之謂也。唯全人。然後能當之。人之生也。謂其氣行。人之死也。謂其形返。氣行則神魂交。形返則精魄存。神魂行于天。精魄返于地。行于天。則謂之曰。陽行。返于地。則謂之曰。陰返。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。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。是故知日者。月之形也。月者。日之影也。陽者。陰之形也。陰者。陽之影也。人者。鬼之形也。鬼者。人之影也。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。吾不信也。

漁者問樵者曰。小人可絕乎。曰。不可。君子稟陽正氣而生。小人稟陰邪氣而生。無陰則陽不成。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。唯以盛衰乎其間也。陽六分。則陰四分。陰六分。則陽四分。陽陰相半。則各五分矣。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。治世則君子六分。君子六分。則小人四分。小人固不勝君子矣。亂世則反是。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兄弟弟。夫夫婦婦。謂各安其分也。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。子不子。兄不兄。弟不弟。夫不

夫婦不婦。謂各失其分也。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。君子常行勝言。小人常言勝行。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。世亂則緣飾之士衆。篤實鮮不成事。緣飾鮮不敗事。成多國興。敗多國亡。家亦由是而興亡也。夫興家與興國之人。與亡國亡家之人。相去一何遠哉。

樵者問漁者曰。人所謂才者。有利焉。有害焉者。何也。漁者曰。才一也。利害二也。有才之正者。有才之不正者。才之正者。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。才之不正者。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。曰。不正。則安得謂之才。曰。人不能而能之。安得不謂之才。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。謂其能成天下之事。而歸之正者。寡也。若不能歸之以正。才則才矣。難乎語其仁也。譬猶藥之療疾也。毒藥亦有時而用也。可一而不可再也。疾愈則速已。不已則殺人矣。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。重疾非所以能治也。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。古今人所謂良藥也。易曰。大君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如是。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。時平治定。用之則否。詩云。它山之石。可以攻玉。其小人之才乎。

樵者謂漁者曰。國家之興亡。與夫才之邪正。則固得聞命矣。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。漁者曰。擇臣者。君也。擇君者。臣也。賢愚各從其類而爲。柰何有堯舜之君。必有堯舜之臣。有桀紂之君。而必有桀紂之臣。堯舜之臣。生乎桀紂之世。猶桀紂之臣。生于堯舜之世。必非其所用也。雖欲爲禍爲福。其能行乎。夫上之所好。下必好之。其若影響。豈待驅率而然耶。上好義。則下必好義。而不義者遠矣。上好利。則下必好利。而不利者遠矣。好利者衆。則天下日削矣。好義者衆。則天下日盛矣。日盛則昌。日削則亡。盛之與削。昌之與亡。

豈其遠乎。在上之所好耳。夫治世何嘗無小人。亂世何嘗無君子。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。樵者曰。善人常寡。而不善人常衆。治世常少。而亂世常多。何以知其然耶。曰。觀之於物。何物不然。譬諸五穀。耘之而不苗者有矣。蓬莠不耘而猶生。耘之而求其盡也。亦末如之何矣。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。有自來矣。君子見善則喜之。見不善則遠之。小人見善則疾之。見不善則喜之。善惡各從其類也。君子見善則就之。見不善則違之。小人見善則違之。見不善則就之。君子見義則遷。見利則止。小人見義則止。見利則遷。遷義則利人。遷利則害人。利人與害人。相去一何遠耶。家與國一也。其與也。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。其亡也。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。君子多而去之者。小人也。小人多而去之者。君子也。君子好生。小人好殺。好生則世治。好殺則世亂。君子好義。小人好利。治世則好義。亂世則好利。其理一也。

釣者談已。樵者曰。吾聞古有伏羲。今日如覩其面焉。拜而謝之。及旦而去。

漁樵對問

康節先生之學。具於皇極經世。是書實與觀物篇相出入。刻而廣之。以與同志共講焉。後學趙與峕 謹題。